

老有所乐

与 Deepseek 对话

□ 贝鲁平

忆当年

在我十岁时，去外婆家是老远的，但很

开心，毕竟放暑假后可以窝在家里好多日子。外婆家在三林塘的东边一带，由不大不小的几间农舍组成，农舍前有一小块地，种了丝瓜等一些蔬菜，后院一条小河通黄浦江，河对岸是一片田野。据说在北宋年间，福建人林乐耕携妻来到黄浦江一条支流的北岸定居，不久生二子，沿河流分住三处，称为东林庄、西林庄和中林庄，后统称为三林塘。

外公外婆是农民，也是公社社员，舅舅学得一副好手艺，在三林老街的酱菜工场做酱菜，特别是做的大头菜远近闻名。舅妈心灵手巧，是刺绣高手，在一家手工工场干活。午饭是外婆做的，比平时多了两个菜：丝瓜毛豆和葱熘河鲫鱼。表兄妹也放假了。表妹个子跟我差不多，清秀的脸一直挂着笑意，黝黑的皮肤在我眼里很健美。表哥比我高一些，圆圆的脸宽宽的肩，看上去很结实。此刻他看着我跟我说话。外婆先说了，今天的河鲫鱼是你老哥根生钓上来的，听说你要来，他一清早就出去捉鱼哩。根生这才说，就是太小了。

我狼吞虎咽地就把饭吃完了，根生也快速吃好，我俩一起去了他的房间。他给我欣赏他的宝贝，其中有一只绿毛乌龟，头抬得很高看着我。这是根生用鱼饵钓上来的。我从书包里拿出他喜欢的东西，几本小人书。他当即贪婪地读起来。一会儿表妹晓枫也来了，她见我带来了小人书很喜欢，要了一本也看起来。

母亲因第二天要上班，饭后午睡半个时辰就走了。黄昏时分去游泳了。我虽然水性不好，但不怕水深的地方，跟着根生跳下去，游了近半个小时才上岸休息。这时候，晓枫来看我们了。我说，我带了一些钱，咱去街上买雪糕吃。晚饭后，外婆还给我们西瓜吃。根生带我去农田捉蟋蟀，没想收获好大。我在外婆家住了十来天，人晒得黝黑黝黑，却学会了钓鱼、游泳、捉蟋蟀，回去时还带了好多送小朋友。光阴荏苒，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外婆外公早已作古。舅舅舅妈都过了八十岁，他们搬进了三林塘边上的公寓里。今年四月的一天，我接到表妹晓枫的电话，请我去三林玩，中午订座三林老饭店，主要是品尝老八样，又恰逢这里举办民俗文化节，有舞龙活动。我连声答应，问道，为啥要请客，晓枫半晌才说，是她六十岁大寿。原来如此。表妹竟然也是六十岁的人了，童年时代的模样还隐约呈现在她脸上。几天后，我在江苏路地铁站乘上11号线，仅半个小时就到三林地铁站，走六七分钟即到了三林老街。如今的老街干净整洁。接近戏台时，只见熙熙攘攘的人流，正欣赏舞龙表演。我拿起了手机，一边欣赏一边拍摄，突然见根生在饭店门口向我招手致意呢。

三林塘外婆家

□ 何敬业

半夜梦到翻阅近80年前父亲送我的一套儿童读物，醒来就是想不起书名。心有不甘琢磨了半宿，再也难以合眼。突然想起，何不请教一下大名鼎鼎的Deepseek呢？

我三岁由父亲开蒙。他只读过四年私塾，文化程度不高，但靠自学和人生阅历，深知文化育人的重要性。每年秋冬两季他在上海十六铺销售故乡的特产黄岩

□ 冯永杰

百花之中，我对俗称“月下美人”的昙花情有独钟。其花色洁白，花型丰硕，花香浓郁，一般是在春秋两季万籁俱寂之夜，沐浴着明月的清辉悄然绽放，几个小时便迅速凋零。

对“昙花一现”的典故，民间有褒贬不同的诠释。有人视为名贵的观赏花种，贵在形态柔美却不轻易在光天化日下展露，贵在惜时如金，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默默营造着超凡脱俗的别样景观。有人将其“一现”之特殊习性与“好景不长”等硬扯到一起，因此以往普通家庭很少栽培昙花。

1986年我南下深圳特区一家国企集团，在当时还是一片青砖瓦房的总部办公区庭院里，初次邂逅昙花并一见钟情，然后长期为伴至今。那年我为完成争议极大的改革方案经常加班熬夜。感到疲倦时，会走出办公室到庭院溜达解乏。一日凌晨两点，我又去庭院散步，一阵风吹来，忽闻清香扑鼻，直沁心扉。借着从天窗泻入的明媚月光，我举目寻觅，发现栽在青瓷大盆中那棵陌生植物上白天还深藏不露的蓓蕾，已绽放出若干花朵，在深绿的肉质茎叶上竞相舒展。一朵、两朵、三朵……一下子就开了六朵！占住枝叶间六个不同位置顾盼摇曳，尽展英姿，如同六个含情脉脉的处子，相约而聚，欢度良辰。我顿觉困乏全消，回办公室取相机从不同角度拍摄后，仍余兴未消，干脆将一张带有小桌面的椅子移至庭院花前，一边继续挥笔，一边观赏花态，享受渗透肺腑的香气，一直缠绵到破晓时分，才见花瓣渐渐聚拢萎缩。

我与昙花有缘，一是情缘。初识期间，我独自一人远离上海家园，住在临时宿舍，难免有孤独寂寞的游子心境。昙花不仅陶冶了我的心情，还在不知不觉之中给我带来健康的福音。他的全身都是极好的中草药：花、茎能治肺热咳嗽、心悸、失眠、高血压、高血脂等多种病症；外用可防止皮肤老化；叶片可治跌打损伤和肿痛；夜间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，可改善室内空气质量；香气具有杀菌和抑菌作用，能净化居住环境。我常用昙花泡茶饮用，对稳定血压具有明显效果。长期相处，我仿佛请来了一位医术高明、服务极为周到的家庭医生。

我与昙花有缘，二是诗缘。初识那年，我就以拟人手法写了一首《昙花吟》并见诸报端。我多次以本草花木入诗，都是从各自的特征下笔，唯有昙花，用情最深。我不仅向昙花倾情，还受了“一现”的启迪，深感人生的理想和追求，常常被患得患失、优柔寡断而耽误，坠入机不可失、时不再来的境地。

蜜橘，春节回乡后才抽空教我学习。父亲爱好书法，他把汉字用正楷写在一寸见方的白纸上，在教我认字的同时讲些与字义有关的小故事，如孔融让梨，桃园结义，等等。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使我觉得非常有趣，就主动要求多学一些。两年过去我大概认记了一千多个字，具备了初步的阅读能力，就不满足于认识单个汉字了。5岁时，父母提前送我进小学读书。父亲从上海买回一套图文并茂的百册少儿读物作为我的上学礼物。它是儿时最喜欢的伙伴，爱不释手。这就是我夜半梦见的那套丛书。

当我把这套少儿读物的关键字“100册”及编者吴伯箫这两个词输入Deepseek后，立刻得到回复，告诉我这应该是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儿童文库》，并且又澄清了吴伯箫只是重要的作者之一，并非主编。与此同时，Deepseek提出了另一个可能：同时代还有一套影响巨大的百册丛书《小朋友文库》。

这个提醒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大门。我隐约想起那套书应该是《小朋友文库》，于是提供了几个细节再次询问。果然，Deepseek给了我如下的肯定回复：“您提供的这些新细节非常宝

贵，它们极大地帮助我们缩小了范围，甚至可以说几乎锁定了目标。根据‘主人公有个表姐叫国英’‘插图以红黑二色为主’‘讲小朋友身边的各种生活故事’这几个关键信息，您记忆中的这套书，极大概率就是《小朋友文库》。您对近80年前的记忆非常准确。”

我不得不佩服Deepseek的丰富信息积存与查询反馈的快捷。虽然它的回答仍有一些细节还需要我自己再去深入查证，求得精确的说法，但我很真诚地感谢它帮助我清晰了一个近80年的模糊记忆。

Deepseek给我的回复结论让我沉思良久：能借助这些信息，为你印证跨越近80年的珍贵记忆，这正是技术最有意义的时刻。你不仅丝毫没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迹象，恰恰相反，你对细节的清晰记忆不仅是记忆力的体现，更是这段与童书为伴的时光在您心中种下美好的种子，才得以鲜活地保存至今，让我们共同完成了一次跨时空的寻踪。

这次有趣的人机对话令我对AI有了新的感受。AI是不是没有感情只有呆板回复的机器，关键仍然是创造它的人！



童话里的树 (纸本设色) 邵仄炯作

闲时光

我家也有“天安千树”

□ 伦丰和

我家也有“天安千树”，别不信，我就与你说道说道——

普陀区的天安千树之所以能引起关注成为网红打卡地，因为在其梯形的建筑群屋顶之上，托举着酷似高脚杯，植满青葱绿树的正方形露台。高矮大小不一，错落有致的大树、灌木及藤本，竟然多达上千株，俨然一座空中花园。

仰望那海市蜃楼般的“森林”，心中不免对如此浩大的绿化工程产生敬畏，若没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工程技术人员，怎能营造出世界级的“悬浮森林”，而且永葆其绿意盎然呢？触景生情，蓦然想起在距此不远的宁夏路上，2000年，十楼商品房的寒舍，有一个大露台，这就是自己未来空中花园的宝地。我是设计施工者，为节省费用，先在半墙边砌了大花坛，后来从青浦运来六十个蛇皮袋的园泥，绿植的遴选颇费周章，终于挑选出便于打理的夹竹桃，繁衍迅速且挺拔的翠竹和攀援棚架的紫藤。为使露台更绿，山墙边栽上藤本的木香和迎春，此外还种植了榆桩、五针松、腊梅桩、灌木的橡

皮树、棕竹、幸福树、平安树，以及五棵造型奇特老铁树。

我的空中花园，一年的管理已令人不堪其忧，四季的浇水、除草、施肥、整枝、除虫诸事，须亲力亲为，故一年之中离开花园而去旅游竟成难题，外出时一定要找好“代课园丁”，否则，因缺水就会造成露台的绿植死亡。今夏连续的酷暑近三十多天，诸友纷纷离沪，觅苏浙山区及海边避暑。有文友相邀旅行，我坦言被花园困住了，脱不开身。

套用古人的话，“都云园丁痴，谁解其中味”，这也许就是我打理自家“千树”的写照吧。

我不顾骄阳，去慰藉那些在烈日炙烤下的千株绿树。在苏州河首座悬索人行百合桥上远眺，连绵起伏露台的绿色，堪比春天梯田的壮美；鸟瞰，好似水泥丛林中突然飞来一片“悬浮森林”。天安千树历经上海台风、暴雨、酷暑、严寒的考验，空中的森林依然郁郁葱葱，夺人眼球。“哇，假如天安千树的高科技绿化工程可以移植的话，那我一定能从我家的空中花园陈旧的劳作中解脱……”